

哲学与政治(上) ——阿尔都塞读本

编著人周国平
译者陈黎、张文生

定价：25.00元

ISBN 7-5080-1860-2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10 2007年1月第1版

印数：1—3000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Lire Althusser

哲学与政治(上)

——阿尔都塞读本

[法] 阿尔都塞 ◆ 著
陈 越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80-5

I. ①哲…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阿尔都塞,L.(1918~1990)—哲学思想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38 号

哲学与政治(上、下)

著 者:(法)阿尔都塞

译 者:陈 越

责任编辑:崔文辉 孙建军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29.75 字数:41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80-5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

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目 录

上编 哲学的政治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	003
列宁和哲学	107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	145
哲学的改造	185
今日马克思主义	210

下编 政治的哲学

论“社会契约”（错位种种）	225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	269
马基雅维利和我们	316

附 录

在路易·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	雅克·德里达 425
新版《列宁和哲学》导言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432
路易·阿尔都塞生平与著作年表	442
编译后记：阿尔都塞和我们	452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

序

“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的这个导论，是1967年10—11月在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①

那时候，我和我的一群朋友都在关心科学史方面的一些难题以及它所引起的哲学冲突，都对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它在从事科学实践的知识分子当中所能采取的形式感兴趣，于是就决定对我们的同事们发表一系列公开的讲演。

这项实验以下面的阐述作为开端，有赖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弗朗索瓦·勒尼奥

^① 《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系列（*Cours de philosophie pour scientifiques*）由巴黎马斯佩罗（Français Maspero）出版社出版。计划为6卷，实际出了3卷。阿尔都塞的《导论》在1967年11月以油印本印行，修订后于1974年秋以《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 (1967)*]这个标题出版。修订本除把第四讲收为附录外，还拿掉了先前的第五讲。这一讲讨论的是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如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哲学通过知识论（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两大类型）如何颠倒了这种关系。由于这一讲显示出与作者已放弃的立场的连续性，所以在1974年（发表了《自我批评材料》的那一年）把它保留下来，在作者看来已经不适宜了；直到他去世后，这一讲才被收入《哲学与政治文集》第2卷（Stock/IMEC出版社，1995）发表。除了《导论》外，实际完成的课程还包括：马舍雷《关于“科学对象”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三讲）；巴里巴尔《从“实验方法”到科学实验的实践》（三讲）；勒尼奥《什么是“认识论断裂”？》（一讲）；佩舒《意识形态和科学史》（二讲）；菲尚《科学史的观念》（二讲）；巴迪尤《模型的概念》（一讲）。巴迪尤的第二讲以及原来设想的《暂时的结论》因为五月事件的发生，再也没有发表。〔编者注〕

(François Regnault)、米歇尔·佩舒 (Michel Pêcheux)、米歇尔·菲尚 (Michel Fichant) 和阿兰·巴迪尤 (Alain Badiou) 诸位的介入而得以为继，一直持续到 1968 年伟大事件的前夜。

讲演的文本当时就油印出来，并且很快开始流传。后来，学生们甚至主动地把其中一些拿到外省（尼斯、南特）去翻印。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计划出版这些讲稿，这也许有些鲁莽。结果，一个“系列”在《理论》丛书里诞生，而且在 1969 年，佩舒与菲尚的讲稿（《论科学史》）和巴迪尤的讲稿（《模型的概念》）出版了。由于种种原因，其他讲稿虽然已经预告，却未能付梓。

今天，在长期拖延之后，出版我在 1967 年所作的《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导论，这是我对我众多请求做出的回应。

除了第一讲的部分文字和对雅克·莫诺 (Jacques Monod) 的批评原样照排之外，我修订了文本的其余部分，使这个原本仅仅是急就章的东西更具有可读性，也对当时还没有完成并时常令人感到费解的一些提法有所发展。

但是，我已经在整体上慎重考虑了这篇论文的理论局限性，它理应被当做一部过时的著作来阅读。

我同时也把它当做一个回顾性的证据发表出来。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最初的提法，它们“开启了”我们研究哲学一般，^① 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先前（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中），我一直将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但在这个课程里，新的提法出现了：哲学（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对象的意义上）没有任何对象 (objet)，只有赌注 (enjeu)；哲学不生产知识，只陈述论点 (Thèses)，等等。针对科学与政治实践的种种难题 (problèmes)，它的论点开辟了通向正确立场 (un position juste) 的道路，等等。

这些提法只是图式化的，要想完成它们，把它们表达得更精确，还须

^① “哲学一般” (philosophie en général) 效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的说法。〔编者注〕

做大量的工作。但是，至少它们指出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头绪，在我后来的著作里也可以发现其痕迹。

路易·阿尔都塞
1974年5月14

第一讲

我们的海报预告了这门为科学家讲授哲学的导论课。

我看到在座的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等等，也有“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方面的专家，还有在习惯上仅仅以“技艺（les arts）”这个名称为人所了解的那些方面的专家——如果他们能够原谅我这么称呼的话。^① 几乎可以肯定，既是对科学实践的实在经验，也是对给予您的学科以“科学”形式的厚望，使得诸位聚在这里，当然同时也带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哲学，我们可以期许它什么呢？

您看到面前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发起组织了这门课程，同时认定它是可行的、及时的和有用的。

为什么呢？因为在熟读哲学史和科学史著作并且与科学家交朋友的过程中，对于哲学必须与科学保持的关系，我们已经获得了某种观念。确切地说，是哲学应当与科学保持什么关系的观念——如果哲学要为科学服务而不是把它们当奴婢的话。确切地说，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哪一种哲学才能为科学服务的观念，它是一种经验的果实，那种经验既外在于哲学又外在于科学，但对于理解二者关系却是必不可少的。

^① 在本文中，les arts 和 humanités（通常都译作“人文学科”）是同时使用的两个传统说法，并且往往强调 art 的原义，所以我们将前者译作“技艺”，后者译作“人文学科”。sciences humaines 按惯例译作“人文科学”，是在现代科学意义上使用的概念。disciplines littéraire 则译作“文科”，通指传统“人文学科”或“技艺”和现代“人文科学”。参见后面“文科之间的关系”一节。〔编者注〕

既然是我们哲学家发起的，那么由我们来走第一步也是合适的，这就是先谈谈我们自己的学科：哲学。因此，我将尽可能用简明的语言，试着向诸位提供关于哲学的初步观念。我没有打算提出一门关于哲学的理论，而是要比这谦逊得多。我只打算描述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它的行动方式，就让我们直接说：描述它的实践。

第一讲就是这样计划的，它由两部分构成：

1. 使基本概念“各就各位”，以达到对 21 个哲学论点的陈述。
2. 抠要考察一个具体实例，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以上大多数论点都发挥了它们固有的哲学“功能”。

一、基本概念

这一讲将从陈述一些说教的和独断的命题开始。这些形容词，我很清楚它们名声不佳，但那没有关系：我们不必屈服于任何词语拜物教或反词语拜物教。

说教的命题：因为没有什么讲演可以脱离教学性阐述的范围。就一个问题给出一个观念，必须一开始就先行给出一些显得很任意的定义，随后才对它们加以辩护或证明。

独断的命题：这个形容词属于哲学的天性。定义：我把一切以论点形式出现的命题都叫做独断的。我还要补充说：“哲学命题都是论点”，因而也都是独断的命题。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论点。

因此得出论点 1：哲学命题都是论点。

这个论点是以说教形式陈述的：它稍后会随着我们的进程得到解释和论述。但同时我要说明：它是一个论点，就是说，一个独断的命题。因而我强调：哲学命题就是独断的命题，而不仅仅是说教的命题。说教的形式注定要消失在阐述过程中，但是独断的品质将会保留下来。

我们立即就触到了一个敏感点。“独断的”这个词，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依我们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给出一个最初步的观念，

我会这么说：哲学论点都可以从否定方面被看做是独断的命题，因为，它们既不能接受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证明（在我们说到数学或逻辑的证明这个意义上），也不能接受严格科学意义上的验证（在我们说到实验科学的验证这个意义上）。

于是，我从论点 1 推出了用来解释它的论点 2。既然不是科学证明或验证的对象，那么哲学论点就不能被说成是“真实的”（像在数学和物理学中那样被证明或验证）。它们只能被说成是“正确的〔justes〕”。

论点 2：任一哲学论点都可以被说成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正确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给出一个初步的观念：“真实的”这个属性首先暗示出对理论的关系；而“正确的”这个属性首先暗示出对实践的关系。（例如：正确的决定、正义的〔juste〕战争、正确的路线。）

让我们停留片刻。

我不过是想就我们讲演的形式给诸位提供某种观念。作为讲演，它陈述（随后会得到辩护的）说教的命题。但是作为哲学讲演，它以说教方式陈述的命题本身必然是独断的命题：论点。应当注意到，就它们是论点而言，哲学命题都是理论命题，但就它们是“正确的”命题而言，这些理论命题又都被实践纠缠着。请让我补充一点悖论性的说明。康德以降的整个哲学传统都把“独断论”同“批判主义”相对而言。哲学命题总是具有生产“批判性”区分的作用：就是说，它们对各种观念加以“分拣”和分离，它们甚至锻造出合用的观念，以便使观念的分离及其必然性显而易见。在理论上，这种作用可以说成是：哲学“划分”（柏拉图）、“划清界限”（列宁）并（在使它们显而易见的意义上）生产区分和差异。整个哲学史都证明了哲学家们如何耗费光阴，以求在真理与谬误、科学与偏见、可感受的与可理解的、理性与知性、精神与物质等等之间进行区分。他们总是在做这件事，但他们从不说明（或很少说明）哲学的实践就在于进行这样的划分、区分、划清界限。我们把这说明了（而且我们还会说明许多别的事情）。通过承认这一点，通过说明它和思考它，我们就把自己从他

们中间分离出来了。就在我们注意到哲学实践的同时，我们也在从事这种实践，但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改造它。

因而，哲学陈述论点，即命题。这些命题没有引起科学的证明或严格意义上的验证，而是引起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特殊类型的理性的辩护。

这个论点含有两个重要而直接的暗示：

1. 哲学是一门不同于科学的学科（哲学命题的“本性”已足以表明这一点）。

2. 有必要解释这种差异并为之阐述，尤其有必要思考哲学命题特有的、独特的形态：是什么把论点和科学命题区别开来？

从开始我们就能看出，我们已经触及到一个头等重要的难题：什么是哲学？是什么把它和科学区别开来？又是什么使它显得与众不同？

我将把这些问题搁在一边。我只想用两个论点给诸位提供一个初步的观念：这些正在向大家讲话的哲学家会思考些什么呢？说几句开场白是必要的。可如果我们打算进一步相互认识呢？

诸位科学家片刻之前还没有来这里听我说这些话。你们当时其实并不知道可以期许什么。你们来这里有着不同的理由：不妨说是出于友情、兴趣、好奇心。

让我们把友情搁在一边，所有的友情都应该属于这个地方的慰藉：师范学校。你们来这儿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难以定义的情感。

当我指出你们的兴趣和你们的好奇心都集中在两极——否定的一极和肯定的一极——时，无论如何，我不相信自己看错了。同时，否定的方面是很好定义的，而肯定的方面却是模糊不清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否定的一极

我们应该好样的。正在工作的哲学家，非常值得走出你们的小天地去仔细看看这副场景！什么场景？噢，是喜剧。柏格森（《论笑》）曾经解释过，卓别林也表演过：说到底，喜剧总是某个人一脚踩空或者跌到坑

里之类的故事。你们知道在哲学家身上可以期许什么：有些时候他们会跌破面子。在这个恶作剧的、不怀好意的期望背后，有一个真真切切的现实：自从泰利士和柏拉图的时代以来，哲学和哲学家们就总是“跌到井里”。^① 低俗喜剧。但这还不够！因为自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就总是在自己的王国里跌落。再度跌落：跌到一种关于“跌落”的哲学理论中。让我把这点说清楚：哲学家试图在他的哲学中从理念的天国“降到”物质现实，从理论“降到”实践。^② 一次“自我控制的”跌落，但总归是跌落。在认识到自身跌落的同时，他试图在（下降的辩证法之类）关于跌落的理论中“抓住”平衡，但跌落本身却一模一样！他跌落了两次，带来了双倍的滑稽。

我们应该是好样的。哲学家总是无谓地自扰。他们是脱离实践的知识分子，远离一切事情。他们的话语无非是对这种距离的评注，以及抵赖。他们想要隔着这段间距，用自己的词语掌握实在，把实在嵌入体系。词语复词语，体系复体系，而世界一如既往继续它的进程。哲学？这种理论话语对其他方面的实际工作（科学、艺术、政治等领域的实践）无能为力。哲学：它的企图弥补了名号上的缺陷。这种企图产生了漂亮的话语。所以，哲学因为这种企图而将成为艺术的一员。一门艺术。我们又看到一副场景。这一次它是舞蹈：翩翩起舞以免跌倒。

是的，我们将会跌破面子。要注意，科学家（像所有从事现实实践的人那样）也会跌破面子。但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这样做的：当他们跌倒时，他们平静地记录这个事实，问自己为什么，然后纠正错误、继续工作。但是当哲学家跌破面子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在自己正在提出的理论当中跌破面子的，而他提出这个理论恰恰是为了证明自己眼下没有跌破面子！他预先使自己爬了起来！您知道有多少哲学家肯承认自

^① “（泰利士）在仰望和注视星辰时，曾经跌到一个井里，因此人们就嘲笑他说，当他能够认识天上的事物的时候，他就再也看不见他脚面前的东西了。”（《第欧根尼》1. 34.）〔编者注〕

^② 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见《选集》第1卷，第73页。〔编者注〕

己犯过错误吗？哲学家从来不犯错误！

简言之，您那兴味盎然的好奇神态里掩饰着对于哲学的某种喜剧性的、嘲笑的观念——确信哲学没有实践、没有对象，确信它的领域只是词语和观念：这个体系也许是辉煌的，但却是空中楼阁。

您不能不承认，即便出于礼貌您没有这么说，但是您的确因为抱着这样一些——至少是诸如此类的——观念而产生了些许快感。

好了，我马上会说，我本人愿意同意所有这些观念，因为它们既非无端生事也非任意专断。只是我当然会用论点的形式来提出它们，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就成了哲学的东西，并且有助于给哲学下定义。

论点 3：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实在对象的意义上，哲学并没有一个或一些实在对象可以作为自己的对象。

论点 4：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对象的意义上，哲学是没有这样一个对象的。

论点 5：尽管（如论点 4 所述）哲学并无对象可言，但还是存在所谓“哲学对象”，即内在于哲学的“对象”。

论点 6：哲学由被组织成独断的命题的词语所构成，这些命题就叫做论点。

论点 7：这些论点以一个体系的形式相互联系。

论点 8：哲学“跌破面子”有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方式，即只是对别人而言它才会“跌破面子”。在它自己眼里，哲学是不犯错误的。不存在哲学的错误。

这里我又在用说教和独断的方式进行陈述了。我会在后面做出解释。但是诸位会怀疑，在我认可你们所有观点的时候，我是有所保留的。你们自然会怀疑，在提出那些关于哲学一般的论点的时候，在把它们陈述为论点的时候，我一边在说是什么，一边又在保持距离：我已经在对哲学一般采取了某种哲学立场。什么立场呢？这同样会在后面搞清楚。

2. 肯定的一极

实际上，诸位来这里并不只是为了看到我们笨拙可笑的杂技表演，从

